



「豬耳標」屠房

如今，微縮模型，已經成為一種體系化、規模化的藝術創作，在香港登台亮相。試看每一場展覽中的微縮模型展品，其做工之精緻、主題之多元已經成為香港本地文化的一大品牌和特色。人們觀察微縮模型，已經不再是將這些藝術作品視為是簡單的實物縮小和複製，而是將這些凝聚着藝術家們心血的結晶，當作是審視香港文化與歷史的一種橋樑和途徑。這確實也為香港的文化留下了一個獨特的註腳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在籠屋中吃飯

縮小的歷史 複製的現實 ——微縮模型藝術背後的文化探析

微縮模型，能夠成為大眾所接收與認可的一種藝術，說到底，是這些藝術作品抓住了市民觀眾的心靈。記者在採訪中注意到，對於年紀大些的香港人而言，他們將這些作品視為對過去生活的回憶；而對青年一代香港人而言，這些微縮模型，則成為了他們審視當下生活環境與社會的一面鏡子，充滿了思辨式的自我覺醒。

縮小的舊香港回憶

舊香港的印象與圖景，究竟存在於哪些模式中？除了敘述過去歷史題材的電影、電視、書籍之外，最有意義的舊香港圖景，其實存在於人們的大腦和心靈中。要喚起人們的這些記憶，激發出他們心中的靈感，那麼，舊香港便不能夠僅僅只是存在於吊書帶式的圖書館和影劇院中。

清代的金舖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糕點店，香港曾經的從置區，這些舊香港的回憶景象，都成為微縮模型藝術的創作素材。微縮模型，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，承載了記錄歷史記憶的功能，實在是一種巨大的創新與突破。微縮模型藝術從誕生、流傳進入本港再走到今日，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客運飛機縮小、公共巴士複製。每一件作品的複雜化，背後都是藝術的推陳出新與人文內涵的跨越提升。

有一位從事微縮模型藝術創作的青年藝術家告訴記者，作為一個八十後的香港人，其實他本人的心中，對舊香港的印象與概念不是很多。當初他學習微縮模型創作，也僅僅只是為了興趣，也就是要將當下的生活實物能夠用微縮模型藝術記錄下來。他告訴記者，在他學習這些微縮模型製作的時候，香港社會對於本土文化的思考已經漸漸展開。起初，「本土」一詞，在香港文化的內涵中，只是對現實存在的實物進行描述和詮釋，對微縮模型製作而言，就是縮小和複製。因而早期的微縮模型製作，多是現實生活的一種縮小版，例如將公共巴士、小巴、消防車、天星小輪、的士車，進行微縮複製。

但到了後來，本土的文化意義開始出現了從空間轉向



西貢海鮮檔



喜樂士多



大坑舞龍



大豐香莊

時間、從橫向轉向縱向的討論和反思。在不少藝術家、知識分子以及文化人看來，香港的本土文化，也是一個從開埠以來的社會文化演進史。因此，對文化的本土詮釋，也應當有歷史發展的動態的一面。站在這個角度，對於從事微縮創作的人們而言，他們會根據攝影的老照片、老一代香港人的回憶，來製作他們心中的舊香港圖景，以求借此形式能夠喚起人們對舊香港的集體回憶。在不少從事微縮模型藝術創作的藝術家看來，如果不明白舊香港的文化內涵與社會生活，就無法理解今日的香港社會和文化生態。

現實的微縮源自反思

不過，記者注意到，在目前的微縮模型藝術作品中，除了懷念老舊香港題材的作品之外，有不少作品，其主題和內容是與香港當下的現實生活的。其中有些作品，直截了當地擊中當前社會存在的一些熱點問題和弊病。這種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創作思路，確實與懷念老舊香港的那些作品，形成了另一種完全不同感受的對照與比較，也向市民觀眾證明了微縮模型藝術的現實價值與意義。

前不久，在九龍灣德福廣場舉行了一次名為《好店檔》的微縮展覽。在這一次的展覽中，有幾組具有現實反思題材的作品特別引人注目。當市民觀眾欣賞完舊香港的風貌時，立即就會被這些具有強烈現實寫照的作品所吸引，嘖嘖稱奇、讚不絕口之後，便會產生對社會的慨嘆。例如，一組名為《籠人》的作品，其現實指向性，

特別明顯。其突出特點就在於作者以這樣的一組作品，向市民大眾呈現出了香港甚為棘手的住屋問題。這組作品是由三個微縮模型組成的，內容上，三個低下階層出身的市民，都居住在擠迫、狹小的籠屋之中，一個在看報紙，一個在吃飯（而且是外賣），一個則側身躺下，在睡覺。

今日的香港，還有籠屋嗎？記者詢問了一些從事民生關注活動的NGO組織成員。他們告訴記者，其實，籠屋在香港，仍然在一定範圍內存在。雖然不少地方，籠屋已經消失，但是其「升級版本」——劏房、板間屋，已經普遍存在於一些中低階層聚居的社區之中，且已經成為香港住房的棘手問題。不少市民在看到《籠人》這組作品之後，都會對香港時下的置業、申請政府公屋等話題產生共鳴與迴響，引發大家對此類問題感同身受式的思考與討論。

尷尬：歷史與現實之外

文化不是靜態的古籍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思維和習慣。展現本土價值，書寫本土文化，找回集體的回憶，這些都成為了那些以歷史題材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們的思考。為何要找回集體回憶？尷尬的現實是，在當下的香港社會中，這些曾經的回憶是無法在實實在在的生活中延續下去的。如今，香港還剩下幾條帶有濃郁舊香港集體回憶性質的街道、市集與店舖？在都市化與創意文化的口號下，文化的歷史感漸漸喪失。外人稱香港為文化沙漠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香港只有精英的

文化娛樂和表演，卻少了大眾的文化歷史與共同生活回憶。如今，藝術家們用微縮模型的形式，記錄下了這些原本應該被視為是老字號、文化古跡一條街的舊香港。但無論怎樣，逝去的時間，被拆解的店舖，已經回不來了。

一位微縮模型製作人告訴記者，中國有一句古語：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我們日日奔走在現實生活的重壓之中，可能都沒有認真想過：我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？我們每天吃得好嗎？住得好嗎？當我們已經習慣了生活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時候，我們也已經滿足了安於現狀、失去公義與進步追求的價值思考和理想。因為我們不願意失去生活的一切，因此便不再去想：這究竟是為甚麼。但是，微縮模型藝術的一大特點在於：當它以複製現實的形式展現我們自己生活的時候，我們看着那些生活在籠屋中的人，看着那些懸掛在籠屋上的生活用品，其實，那就是我們自己，我們每一個人。縮小、複製，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審視自己的生活。

微縮模型藝術，縮小了歷史，複製了現實。歷史被縮小，是因為現實已經不再存在；現實被複製，是因為生活的存在，有著種種的不完美。反映現實，追求公義，是藝術的價值，也是我們自身的尷尬。物換星移，無論時代怎樣變化，我們都期待今日的記憶能夠被後人記住，而不希望那時仍舊以微縮模型藝術的形式記錄我們當下的生活。因此，微縮模型藝術，對文化保育，提出了批判，也提供了思考。

佈展孫文，更多是歷史的意義與價值

同盟會誓詞

香港、澳門、內地甚至包括台灣，兩岸四地的孫中山紀念館數量眾多，其展覽——無論是常設展覽還是特別展，也很多。這些展覽，無論是「孫中山與家屬」，還是「孫中山與近代中國」，甚至較早前與新加坡方面合作舉辦的「孫中山與他的南洋革命同志」，縱觀其所舉辦的有關孫文共和革命的展覽，其實物部分，參觀者看到的更多是歷史價值、人文價值和反思的價值。這與官廷藝術展所展現出的金錢價值、做工比較，有著天差地別。

無論是兩岸四地的哪一個地方，只要佈展孫文，都會涉及到每一件展品與其背後的時代內涵與意義。今日，再看孫科、孫昌或是陳粹芬留下的物件，就其本身而言，幾乎沒有甚麼「市場估價」，但是與大中國歷史的結合，則有無盡的升值空間。而這種「價值」，其實就是對這種展覽背後的歷史古今對話的體會和感悟。

有人感嘆，觀看有關孫中山家族或其同志的展覽，沒法找到值錢的奢侈品。的確，「孫中山與家屬」展覽自開展以來，頗受市民好評，其緣故並不在實物。就實物而言，展覽中絲毫看不到作

為一個臨時大總統、共和締造者所應有的尊崇和矜貴，相反，卻是一次次的理想患難和未來編織。在那個時代，每走一步，都是顯得那麼艱難。這是孫中山家族的宿命——作為偉人家族的一分子，必然要守衛家族的理想。因此，所有的付出，似乎是理所應當，也是必然而難以抉擇的。令人慨嘆的是，至今都沒有人對這樣的選擇後悔過。

一位研究近現代中國史的學者告訴記者，作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的臨時大總統，作為締造共和主義精神的導師之一，孫中山根本不會在這種主張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歷史變革中去謀取私利。他的家人，幾乎從來沒有成為後來的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核心。在擔任臨時大總統、非常軍政府大元帥以及非常大總統的歲月裡，孫中山不曾為自己的家人謀取半點私利。今天，我們看到的這些為數不多的展品，它們最為珍貴的价值，就是告訴我們：曾經有這樣一群中國人，為了實現所有人的民權自由，而拋頭顱、灑熱血；而他們自己，則不曾有在這種時代的交替中，獲得半點私人的裨益。

這就是孫文，這就是他時代願景的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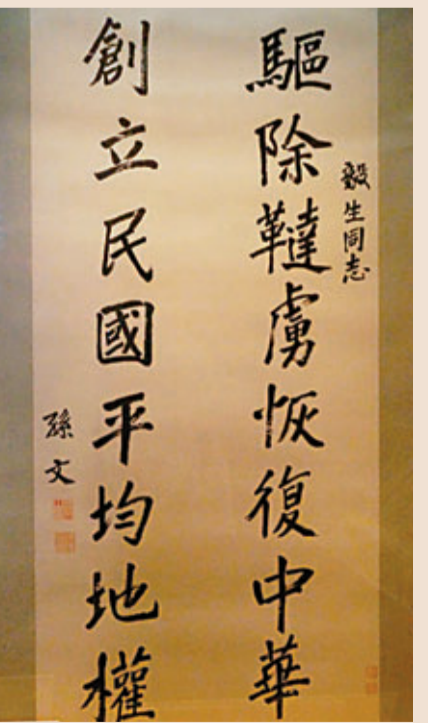
術承載。從展覽看出，孫中山先生無論是治家還是領導革命，都有一種藝術家似的情懷，并用這種藝術的氣質去承載他自己的時代願景。展覽中能夠看到他在共和革命時期為革命黨設計的旌旗、他心中的中國怎樣的，就落在了革命軍的旗幟上，故而展覽中列出了孫中山對革命旗幟的藝術期待：「一旗之歷史，二旗之取義，三旗之美觀也。」他將藝術看作是理想形象化、生動化的重要方式，不但注重技巧，也看重內涵。

不僅僅是革命軍旗幟的設計，其餘方面的國家思考，孫中山也同樣充滿了藝術氣質的承載。藝術是唯美的，它的屬性非功利的，是不計回報和代價的。因此，那些擁有着崇高理想的革命者，幾乎都是在用一顆藝術的心，去闡述自己的藍圖。展品《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》，文字優美，氣勢磅礴，將推翻滿清親貴集團的正當性論述得淋漓盡致——推翻清廷，不是造反，不是叛亂，不是壓迫；而是革命，而是解放，而是自由。縱觀展品中之全文，行文用字，



頗具藝術家的浪漫、奔放之風。

展覽是對那個年代的回顧，既是一部革命史、家族史、民族史，同時也是一部藝術史。這些革命家們用藝術的純真去勾勒未來中國的藍圖；用藝術的筆調來為改造時代的行動落筆定性；用藝術的美感來喚醒大眾對他們理想的認同。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偉大之處，也是可愛之處，更是哀感之處。偉大的是，孫中山的年代，良心知識分子在追隨他革命，讀書人不在靜居學堂而不聞窗外事；可愛之處在於文人們的中國印象，是一種伊甸園式的藝術之美；哀感之處，在於那個年代，無數學富五車的才



子，拿起槍、扔出炸彈，與暴虐統治集團同歸於盡。這是中國人的損失。

一位來自內地的參觀者這樣看待有關孫中山的展覽：展覽是美的，因為，孫中山和他的家人、同志心中的未來中國，也是美麗的；展品的價值，有時不僅僅是金錢去衡量，更多是它在歷史長河中的人文地位，這適用於任何形式和主題的展覽。

文：徐全